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席」的行程與意義

doi:10.6637/CWLQ.1982.11(4).122-127

中外文學, 11(4), 1982

作者/Author: 黃美序

頁數/Page: 122-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2.11\(4\).122-127](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2.11(4).122-12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席」的形成與意義

· 黃美序 ·

記得是去夏的一個早晨，胡耀恆第一次找我談伊歐內斯柯（用「西洋文學導讀」統一譯法）要訪問台灣、以及計劃演出伊氏作品的初步構想：例如演什麼戲？用法文或中文？請誰導、誰演？在何處演出等等原則性的問題。後來又在電話中簡單地交換過幾次意見。再後來就是九月底在中心餐廳舉行的會商，出席的除政府有關單位的幾位代表外，還有魏子雲、哈元章、馬元亮、尹雪曼、張大夏等人，當時最重要的決定為請魏子雲改編「椅子」。這些情形魏在「『椅子』的改編經過」（刊七〇·十·廿四「中國時報」）一文中已有相當詳細的介紹；不過我想在此補充說明一點的是：胡耀恆和我只是提出一些參考意見及說明或解答有關「椅子」原劇的特殊結構和思想邏輯——荒謬劇雖然是所謂反邏輯、反劇場的——，以為魏、哈、馬三位的參考，所以在「席」劇的改編上，我們兩人實在不夠被列為「校訂」。

在「席」的排練中最辛苦的當然是哈元章和馬元亮兩位演員了，魏子雲也出了很大的力

，胡耀恆和我雖也曾參觀過不止一次的排練，並依照現代劇場的導、演原則，提供了一些意見，但很多都是「不合國劇藝術的外行話」，所以對戲並沒有什麼大幫助，不過我們因此倒學了不少。我因為多去了幾次，外行話也多說了一些（耀恆說因為我是O型的），所以也能多學了一點。只是對整個演出來說，心有餘而力不足，却仍被列名為籌劃人員之一，頗感不安。

下面我想談談我個人對「席」的幾點聯想與感想，或可假為以後類似嘗試的參考。

## 一、「席」的演出構想與意義

請國劇演員來演出「椅子」——或現在改編後的「席」——，完全來自胡耀恆的「心血來潮」。他認為目前在國內很不容易用話劇的形式演好「椅子」——能好到令伊歐內斯柯讚美的程度。如借助國劇演員深厚的舞台經驗及豐富的表情、身段，來演出像「椅子」這樣的一齣戲，應該是非常理想的。我自己則覺得國劇如能與話劇合作，不管成績如何，應該是值得一試的。尤其是有哈元章、馬元亮等兩位資深藝厚的名演員肯參與，更是難得的機緣。如果能有一點成績，以後當可能有更多的合作，一方面可能因此會探索出另一條新路，一方面也可能激發國劇的創新精神。我認為雅音小集的作法、方向與方法上均有問題；蘭陵劇場的「荷珠新配」似乎也已到此為止，未見新氣象。所以，雖然在開始時我覺得耀恆的想法有點冒險，還是陪着他直上虎山、試探虎穴。

金恆杰與吳言的合譯本（譯自法文）在措辭及句法上不適用於國劇的唸白方式，最初的建議之一是請哈、馬兩位直接用金、吳的譯本來試，將每句話依國劇的語言習慣改寫，但不變原句的意義。這辦法可能較為理想，因為其結果可能會和原劇較接近，但哈、馬兩人要付

出更多的時間，在事實上有困難，所以無法採用。於是由魏子雲負起先改編劇本的重任。魏雖有豐富的編寫國劇劇本的經驗，但自認對西方荒謬劇並不熟悉，所以他說「三次想放下筆來作罷」，那決不是一句形容詞。再加上他在記述改編經過一文內所提的多種困難，以及改編時無法避免的對原作的主觀解釋，「席」和「椅子」自然會有出入。但是魏的功勞還是很大：如果沒有他的改編以及在整個籌備及排練過程中的許多努力，我們將無法看到「席」的演出。

## 二、演出技術上的困難與藝術上的困惑

「席」的演出所遭遇的技術上的困難很多，重大的如經費的來源、演出場地的租用。但在這裏我只想提出幾點戲劇上的技術與藝術的問題，有時是兩者不可分的。

(1) 動作的設計：以國劇老生、老旦的動作為主兼採西方的默劇動作。在理論上說這兩種舞台動作風格 (acting style) 的融合應該是可以的，並且很適於表達「席」這個戲。但它的先決條件是演員必須對國劇和默劇都有相當的經驗，或是只會一種，但有時間和意願去熟習另一種。現在的問題是：哈、馬兩位公務繁忙，能不能撥出足夠的時間來為「席」設計並熟習很多超越國劇慣例的動作，來作更多的試驗而後加以綜合選擇，來創出最能表現「席」的一套動作呢？就這一方面來說，我覺得這次的嘗試並不很成功。

(2) 佈景、道具與燈光：「席」的演出原構想並不想完全採用國劇的形式——那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同時，國劇不用佈景和變化的燈光，也決不是金科玉律。所以，「席」如果加上相當「椅子」中的佈景和燈光，很可能會增加這齣戲的效果。但是由於時間及財力——以及

才力——的限制，我們放棄了這幾方面可能很有意義的嘗試，應該說是一種損失。

這齣戲中最重要的佈景——或者應該說是「主角」或主要「人物」——就是那張椅子，對於它們的如何「進場」、如何排列、如何轉向，是使兩位真人演員最感頭痛的問題。因為在國劇的舞台上，有檢場的代搬桌、椅，如用兩把以上椅子時一定採「八」字的排法，而且從室外進入室內時大門都假定在台前中下的區位。但那樣的安排將完全破壞此劇的結構，並且會使台上的三位真人演員及無數的看不見的假想人物的行動、區位及站、坐方向無法作合理的處置——因為本劇的荒謬處還得部分借助於「合理」的佈景、道具、燈光、音效等等的幫助來表達。在第一次排練後我即極力主張最少需要兩排椅子，每排六把以上，中間一字橫排，並且要由演員在「客人」陸續進來時一把把從「室外」搬入。在一月十二日的彩排和十五、十六日的演出中雖然都用了十二把椅子，但戲一開始時即全部在台上「亮相」（十把放在「中上」方）的「折中」辦法，在感覺上並不好。三月廿七日的演出中改採我原來的建議，應較合原著的設計。不過椅子還是太少了。伊氏在觀賞後說：在法國演出時要用到五十把椅子，把台上擠得滿滿的。我覺得就技術上來說搬五十把椅子到舞台上，去不應該有什麼困難，希望我們以後再演此劇時能把椅子加多。

(3) 字幕的爭執：國劇上用字幕沒有很久的歷史，但似已成爲它「優良傳統」之一了。我認爲字幕是妨礙國劇正常發展和健康的麻醉性「毒品」。爲什麼受過大專教育的中國人不用字幕便聽不懂國劇，而歌仔戲却可以不借助字幕呢？我不想在此分析這個問題，我只是想伊歐內斯柯對此會有什麼反應：他會不會以爲國劇的唱詞不是中文？或是現在已不用的古代發音？或是我們的觀眾全是音樂聾子？好在他不懂中文，在觀賞時也未去看字幕。否則，我真擔心他會有像在「即興演出」(Improvisation) 一劇中看到設計者以字幕說明劇情時的痛

苦。(我原想在座談時間問他對國劇使用字幕的看法，但「未便啓口」。

我會力主「席」能率先「戒毒」……

### 三、「席」的欣賞

文學、藝術與戲劇的欣賞常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甚至會因地而異；並且越是含意豐富、越是創新的作品，越不可能有一致的評價。所以，如果「席」會引起極端不同的看法，應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我是把它當做一次創作來看：它不是伊氏的「椅子」，不是傳統的國劇，也不是話劇，而只是一齣新戲。我自認爲這是較合適的欣賞角度。而事實上「席」的劇本並沒有企圖忠實地去重現「椅子」，演出形式上也沒有百分之百地去「國劇化」。

就演出成績來說，二十七日的表現比上次的好，但是離完美的境界還有相當的差距，演員的功力並未充分發揮，有時候沒有錢。最大的原因是哈、馬兩位沒有時間來「慢工出細貨」。我覺得此劇還可以再試，(不一定由他們兩位主演!)並且可以在燈光、佈景方面加以配合，服裝也可以試試較暗的色調，文武場及效果音也可以試加「重組」。

### 四、國劇能演荒謬劇嗎?

看過和未看過這兩次演出的人似全都認爲國劇是無法用來演出荒謬劇場的作品，所以誰也不會見怪「席」不是伊氏的「椅子」了。我也是這樣想。

但是在第一次演出後我仍在問自己：假如有一羣有國劇訓練和素養的藝人，他們只把自己看成認真的「舞台」工作者——而不是「國劇」工作者——並能百分之百地接受導演的意見去做，他們能不能把荒謬劇演得很成功呢？經過一再的「大胆假設」後，我的答案是

肯定的：國劇的表演可以成爲最有名的荒謬劇場。我的理由如下：構成荒謬劇場的基本因素之一是要先有一個大家認爲不荒謬的正規傳統劇場，及此劇場的各種慣例（conventions）並且在觀衆——注意：不是在演出者——的一方面來說，這些傳統和慣例越久遠、越定型越好。我們知道，所謂荒謬劇都是「反傳統劇場」的。所以老的劇場傳統、慣例越爲觀衆所熟悉，演出者不是越容易製造出「反」的效果來嗎？當然，這個新的「反劇場」可以全由一羣新的戲劇家來做，但如「使用」原來的傳統劇場的藝術家來「反」，不是更有趣、更具戲劇效果嗎？這可能是一個很荒謬的構想，但是似乎也不是不可能嘗試的；當然也不是很容易實現的想法。

## 五、結語

伊歐內斯柯終於來了，「席」也因此再度演出。但就「席」的上演與我們的觀賞來說，伊氏能不能來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因爲就是他的「願意訪華」激發了這次空前的實驗。

伊氏作品的評論雖然有褒、有貶，（特別響應他這次訪台而在各報章發表的介紹、評論，似都偏於褒的一面。）但他在現代西洋劇場上的地位已經確立一點，毋需我在此重複。最後我仍想提出我對這次演出的幾點感想，以爲本文結束。

魏子雲、哈元章、馬元亮三位國劇界的資深工作者願從事這次實驗，並能盡力接受「非國劇傳統」的意見，實在難能可貴。希望由於他們的帶頭，能引發更多結合國劇與話劇的演出嘗試，爲我們的劇場帶來新氣象、新生命。我也希望我們的文化建設機構及工商界能在「財力」上培養我們的新舊「才力」，早日建造幾處夠水準的劇場，成立幾個專業性的劇團：

——民七二·一·十五夜初稿，三·二八增補——